



塘人活唱說

陳登科原著 于家璧改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出版者說明

『說唱活人塘』是根據陳登科所著小說『活人塘』改編的。

原著『活人塘』是一部通俗的文藝作品。描寫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蘇北一個小鎮新河集裏前後十五個月發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故事發生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蔣介石反動派向解放區發動攻勢。新河集人民土地改革後的幸福日子，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要我肝花，我要他肚腸。』新河集人民把仇恨化成力量，支援了當地的人民解放戰爭。

薛陸氏的丈夫，過去被惡霸孫在濤活活打死；薛陸氏的女兒七月子，又被國民黨軍隊發射的美國槍彈打得受了致命的重傷。薛陸氏一家的新仇舊恨，必須要報。

新河集保衛戰中，解放軍戰士劉根生，重傷後被敵軍捉了去活埋。當薛陸氏被敵人逼着活埋劉根生的時候，看到劉根生還有救，便把她親生女兒七月子將死未死的身軀換回了劉根生。

劉根生救活了。敵後的鬥爭也展開了。新河集的人們，從反對拆房到抗捐，一直到最後舉行暴動，裏應外合，配合了反攻新河集的解放軍正規部隊，重新解放了自己的家鄉。

作品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生動曲折故事情節，簡捷明快的蘇北口語，表達了這一偉大的英雄事蹟。

爲了使這一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流傳更廣，讓更多的讀者，從這個作品裏受到教育，並爲了供給曲藝藝人演唱的材料，我們約請于家璧同志利用說唱形式把原著改編成現在這個本子出版了。

一九五五年四月

第一回

人死死在活人塘

田荒荒在活人塘

人窮窮在活人塘

風暴起在活人塘

這算一首開場詩。有的說，聽了你這首開場詩，一點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是的。不光一個人不明白，恐怕誰聽了也得糊里糊塗。要想明白一二，最少你也得聽過一回書去；要想全部明白，除非拿出七八天的時間來聽書：那就差不多了。那位說，莫說聽七八天，一回書的時間我也沒有。那末，乾脆你就忙着辦事去吧。我剛才說七八天，也只是明白個大概，也不可能全部明白。常言說：走馬觀燈，坐穩聽書，心急不能吃煤火飯。大家要想聽個明白，還得從遠一點說起。

公元一九三七年，

前方打仗後方生產，

日寇侵華進了關。

軍民一致衛國保家園。

蘆溝橋上發生事變，

在當中抽帖換約又把租減，

大砲隆隆響連天。

農民們生活改善有吃有穿。

日本鬼燒殺搶掠喪失人性，

蘇聯出兵對日宣戰，

兵荒馬亂到處不安。

中國人民大反攻全國總動

國民黨腐敗無能不抗戰，

員。

蔣介石一氣兒跑到峨眉山，

日本投降抗戰勝利，

袖手旁觀。

全國人民好喜歡，

遭殃軍往南跑八路軍北上，

實指望永久和平再不慌亂，

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戰整整八

誰想到蔣介石對人民又把臉

年。

翻。

有無數的兒女英雄和模範，

四七年他發動大兵四百多

個個是赤胆忠心勇敢非凡；

萬，

進攻我解放區要獨吞河山。

勝利果實本是軍民拿血肉

換，

賣國賊想獨吞誰肯容寬！

黨政軍民齊心要跟他幹，

人民解放戰爭從此開端。

得了，這算開書了。這一段書是寫人民解放戰爭的，描寫新四軍和老百姓跟蔣匪幫鬥爭的情形。書名「活人塘」。故事出在新河集。

新河集是蘇北阜淮公路一個很著名的大村子。全街五百多家人家。據老人們談，從前十天四集，每逢一四七九，街裏街外的人，這頭推，那頭攙，人頭上接錢做買賣，真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常。老百姓到街上跑過三趟，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

街後面就是一條阜淮公路。路上不分晝夜的大牛車、小土車、担担的、掛絆兒的、賣葱的、賣蒜兒的，來來往往，滔滔不絕。特別是在豐收年的秋後，街頭上都圍滿了黃豆、花生，生意的興隆，街市的繁榮，那就說不盡了。冬至以後，從江南下來販賣肥豬的客人，都用輪船裝豬。

靠街的四面，有一丈二尺高的土圩子，四角有四座土砲樓。東西一條大街，中間有一座三丈六尺高的孫家大樓，人們都把這座樓叫「活人塘」，三里路以外就能望見，真是人人担驚，個個害怕。胆小的一望身上就得發抖；要是小孩子哭了，大人就說：「再哭把你送到活人塘裏去！」這麼一說，小孩子就乖乖的臥在大人懷裏，一動也不敢動了。

這孫家大樓蓋起足有五十年，原是孫錫川在清朝中了武舉，回家蓋了三間大樓，名叫「福壽堂」。前邊是八字門，都是走馬門樓，上面安着鋼叉穩獸，兩旁擺着一對大石獅子，兩個石鼓，門頭上掛着一塊石匾，上面刻有「武魁」兩個大字。從此在新河集的週圍三十里之內的老百姓，一天一天的就變了

樣子，真是大戶變成小戶，小戶變成光蛋，街的兩頭都瘦尖了。只有孫家眼看着一天富似一天，樓台殿閣，越來越多，田地年年增加，門口的木排如山一樣，老百姓就將「福壽堂」改為「活人塘」。從此「活人塘」的歌謠，立刻便傳出來了。

常言說，封建地主惡心腸，	無田無地拖進塘，
危害農民賽虎狼；	寡婦被迫去改嫁，
農民被迫起革命，	姑娘留住當偏房，
虎狼發威不久長。	無數窮漢短命死，
孫錫川壓的百姓出不了氣，	多少伢子無爹娘，
老百姓便把歌謠傳四方：	那日太陽門前過，
新河集，兩頭芒，	死人跳出活人塘。
中間有個活人塘，	這首歌謠流傳數十載，
有錢沒錢打進去，	人人聽了淚兩行。
打個票子到麥黃，	常言說，老鴿窩裏沒白蛋，
有房有地就典賣，	兒比爹鬧得更猖狂。

老百姓的苦處就別提多大啦。孫錫川死了之後，他的兒子孫在濤，又接續了上輩子的威風：剝削農民，欺侮百姓，兒比爹本領還大。人們把「武舉」兩字給丟了，改叫「董事」，將「活人塘」稱為「二衙門」。日本鬼子打到兩淮以後，「二衙門」又變為「維持會」。就這樣三變，把新河集一條五百家的大街，都變為孫在濤的一家了。圩外二十多戶小人家，高高的房子變成又矮又小的土坯屋。人們少吃缺穿，日子一天過的不如一天，連一條狗都沒法餵。週圍二十多頃好黑土地，都變為孫在濤的一塊餅；二百多家人家都給他做了佃戶；街上冷冷清清，扔磚頭也砸不到人：活像一條死街。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新河集來了新四軍，攆走了新河集的維持會，建立了人民政權。四四年實行減租減息，孫在濤怕挨

鬥爭，偷跑了，一翅飛到江南去。四六年夏天經過土地改革，新河集這條死街才又像春天的花草慢慢地活過來了。

新河集一塊一塊的黑土地，又回到他原來的窮主人手裏；街上的店鋪，新換起門面，掛起招牌，重打鼓，另開張，一天天的又繁榮起來。圩外的破屋露舍也重新翻蓋的和舊日差不多了；牛驢豬狗，也照常的養起來；多年不敢說話的人，又都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男女老少，都本心裏感謝共產黨和新四軍，個個說：這是共產黨給帶來的幸福，新四軍給打下的江山。這一來，「活人塘」三字也就沒人提了。

誰想到四六年的秋天，突然一個嚇人的消息傳來：原來就是一貫反共反蘇反人民的蔣介石又生了歹心。自從日本鬼子打進中國，他逃到四川峨眉山以後，跟日本勾勾搭搭，保存反動力量，打主意調轉槍口來打內戰，向人民開刀。這時候，他見蘇聯出兵對日宣戰，中國人民大反攻，說話日本無條件投降了，人民抗戰徹底勝利了，早紅了眼，於是在他主子美帝國主義的援助指使之下，立刻佔據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這還不算，又發動四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企圖把人民勝利果實要完全吞到自己肚裏。這一個驚人的消息立時傳遍了全國，引起了全國人民徹骨的憤恨！其他地方暫且不表，就說這一個消息傳到新河集吧：男女、老少，大人、孩子，臉色立刻就變了。

聽說蔣匪幫進攻解放區，
老百姓又是憤恨又着急，
打算着去割田的也不下地，
在田內耕地的趕忙站下犁，
女人們正做飯燒開鍋也顧不
的下米，
並不管下田的回來急呀不

急，
大夥跑到街前停身站立，
男女老少聚會了四百有餘。
你一言我一語怒氣不息，
都捶胸躁脚痛罵蔣介石：
蔣介石你做事太無理，
白讓你披上一張中國人的

皮，
鬼子們侵略中國你置之不理，
眼看着老百姓橫遭踐踏受委屈。
多虧了共產黨領導人民團結一致，
堅持抗戰英勇殺敵。
全國人民流了多少血和汗，
有好多的英雄兒女爲國捐了軀。
抗戰八年真不容易，
新四軍到在這裏插上紅旗。
打垮了日本、孫在濤的反動

勢力，
窮人們才吃上飽飯穿上暖衣。
現如今日本投降抗戰勝利，
你老賊倒想獨吞勝利果實。
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自己的部隊，
有英明的人民領袖毛主席。
我們黨政軍民齊努力，
你四百萬大兵算灰泥！
我們有無限的信心和勇氣，
守衛着這塊土地決不把頭低！

說話男男女女集合起來，開了一個大會，都是一條聲的喊：「要想好日子過得長，組織起來打老蔣！」當場就成立起新河集的支前委員會、民兵隊、担架隊、洗衣組、慰問組、生產互助組，男女都組織起來。兒童團天天都敲鑼打鼓，在街上宣傳，學校的漫畫、大字報貼滿了街。

這時候，蘇中一帶前方的仗打開了。人民解放軍打了七仗就勝了七仗，消滅了國民黨大量的匪軍。蔣介石懷恨在心，掉過頭發動七十四師、二十八師、整編七師，集中力量來進攻兩淮。這裏的支前隊，第一次在新河集活動起來，民兵中隊長沈金林在會上把戰爭情形談了一下，提出組織担架隊去直接支援前綫。會場的男男女女一個個的情緒很高，都是一片聲的喊：「我去！」「我去呀！」「我去找那想吃我們的『蔣禿頭』算賬……」寡婦薛陸氏，母女兩個首先在會上報名。大鳳子是薛

陸氏的大女兒，那年整二十歲，身體強壯，心裏聰明，第一個站起來說：「我去，參加担架隊我算一個！」薛陸氏跟着閨女大鳳子在後面喊：「我去跟着大家燒水做飯。」有一位沈長友老人家六十多歲了，他在當場報了名。轉眼的工夫，在會場報名的就有三百三十多人。經過大家評議以後，就組織了四十七付担架，二百多人。薛陸氏被推選為洗衣組長，如果有隊伍住到街上，或者哪塊有醫院，就領導婦女去洗衣服，不必出發往前方去。沈長友老頭兒選為生產互助組組長，在後方領導生產小組，給出去抬担架的人們家裏代耕、代種、代割，保證不荒一分田，要做到快打、快收、快藏。大家完全同意了。說話之間散會，各自回家，連夜就忙着幹各人的事情。出担架的人，鋸樹、買竹子、搓繩，網床的網床，打床的打床。新河集的支前工作，真正成了全區的先鋒隊。一天，兩天，三天頭上，男女集合，立刻出發，直奔前方去了。

第 二 回

大家請坐且壓言，
咱再說担架隊出發去支前。
一個個情緒高漲精神百倍，
恨不能一下子打垮蔣匪早得
平安。

担架隊一連出去半個月，
勝利消息天天往回傳。
前方打仗打的好，
後方的老百姓真是喜歡。
都相信新四軍勇敢善戰，

打垮那蔣匪軍一定不難。
勝利的信心越來越大，
新河集人心一天安定一天。
各家照常都把活做，
大秋天誰個不忙着去割田。
不過是轟隆隆的砲聲日夜直
響，
敵人飛機天天在頭上嗡嗡的
打旋轉圈圈，
到處亂把機槍打，

擾亂的人們心神還是有點不安。 白天裏做活不容易，
在夜裏進行生產來支前。

當時的環境真是緊張，大砲日夜響，飛機天天在頭上一股勁的嗡嗡，到處亂打機槍，一時不注意，生死關頭就在眼前。老百姓最難過的就是好多莊稼還在地裏爛着呢，白天防空，只好夜裏下地收割。

却說寡婦薛陸氏，自從大閨女鳳子跟担架隊到前方去了以後，家裏還有二閨女七月子。爲什麼叫七月子呢？因爲娘懷她七個月，爸被惡霸地主孫在濤打死了，以後生下她來，就以七月子爲名，薛陸氏這一輩子就是兩個閨女，日子很窮，時常吃飽穿不暖，肚內揣着十大冤枉，不過自從新四軍來到這裏，母女總算翻了身。

這一天黑夜裏，薛陸氏領着她十七歲的二閨女七月子到地裏來割豆子。天到半夜時候，薛陸氏一隻膀子脫出襖外，右手握着鐮刀，左手攢着豆棵子，埋着頭，呼嗤呼嗤的砍得挺有勁，七月子站在路旁呆呆地喊：「媽噯！媽噯！担架隊又過來了，我大姐哩？」

薛陸氏抬起頭來望望兩丈多寬的公路，過着黑鴉鴉的民兵隊，一眼望不到頭，整整齊齊的向南奔；她對七月子說：「你姐她們在前頭呢；這怕是濱海縣的吧！乖乖趁夜裏快割吧，白日裏飛機一來，又要鬧了。」

七月子割一棵豆子，抬起頭來向路上望一望，嘴裏哼哼噯噯的唱，唱什麼呢？十送調。

七月子一面割一面望她把十	莊，
送調來唱，	姐姐担架上前方，
歌聲清脆又悠揚。	幫助軍隊打勝仗，
唱的是：「送姐送到大羊	妹妹在家收割忙，妹妹在家

收割忙。」

薛陸氏割一會豆子也抬頭望一望路上的人影，聽七月子唱得滿好聽，心裏也挺高興。

七月子的歌聲唱得很好，
薛陸氏不由得也哈哈大笑忘
掉惆悵。

想起了大女兒前方抬担架，
我跟小女在家日夜奔忙，
又能生產又能幫助打仗，
真正是前方後方一齊忙，
戰鬥生產齊努力，
早打垮蔣匪幫早得安康。
心裏不住的來思想，
不知不覺二畝黃豆快割光。
再向後面看一看，

路上的民工大隊走過身旁，
眼看着人們越走越遠，
影影忽忽一大幫直奔南方，
只剩下三掛牛車走在後面，
趕車的人連吆喝帶抽鞭非常
着慌。
眼看着天色快明亮，
轉眼間東方發白送出太陽。
紅日一出把西山照，
路上行人一齊忙。
都担心飛機來掃射，
薛陸氏一見也着了慌。

這時候太陽已經冒上有一竹竿高了，薛陸氏很着慌的說：「乖乖快到那頭去，把小車子推來，讓媽媽把割掉的黃豆棵裝上，飛機要來了。」

七月子一聽，趕忙站起，把鐮刀往旁邊一擲，拔腿跑到小車子跟前，兩手攥住車把，喀喀的推着喊：「裝啦！裝啦！」直奔她娘跟前。

薛陸氏剛抱起一堆豆棵子，正要去裝，忽聽天上鳴鳴的響，抬頭一看，見南邊來了四架飛機。她見事不好，把抱的豆棵往地上一擲，朝下一臥，趕緊喊：「乖乖，飛機來了，躺下去，不要動！」七月子一鬆手，往地下一躺，頭也不敢抬，恨不能鑽進地裏面。

公路上三掛牛車，裝的滿滿三車洋麵。趕車的人一聽到響

聲，四分五散，都跑到公路一邊，腦袋也直往豆棵與山芋溝裏鑽。這時候那不知死的老牛，還探開腰拉着車子，四足蹬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薛陸氏兩手抱住頭，望着老牛實在着急：「老牛，老牛，站住吧，別動啦！再動就沒命了。」接着又暗暗禱告：「菩薩，不要被它看見啦！飛過去吧！」突然最後一隻小飛機，如箭頭一樣直斜下來，「咯咯咯咯咯」一梭子機槍，打得地下塘灰直冒，烟土紛飛。前邊那兩隻大的又掉回了頭，「轟轟轟」丟了幾顆炸彈，一輛牛車，馬上燒起來了，四條老牛躺到地上。這時候七月子聽見炸彈響過，震得頭暈眼黑，也顧不得害怕，慢慢的抬起頭來，睜睜眼，呆呆地說：「媽！大姐她們不曉得在哪塊啦！」這當兒薛陸氏的臉色，已經跟紫蘿蔔皮一樣，覺得不知說什麼好了。薛陸氏抬起頭來，望望路上的牛車，已經着了火，四條大黃牛，睡倒在地下動也不動，天上的飛機，還是嗚嗚的直響，她別無辦法，攥起拳頭，對着自己的腦壳，咯禿咯禿，狠狠的捶了幾下，說：「我年紀大了，死了也不算什麼，可惜大鳳小伢子，胆小了嚇就嚇死了，我怎麼就讓她去參加担架隊呢？」

薛陸氏見黃牛躺在地平川，
心中好似滾油煎，
想起往事好難過，
我的苦命賽過黃連，
過去的生活不如雞犬，
新四軍來了才把身翻，
蔣介石一心打內戰，
鬧得到處人心不安。
大女兒抬担架走得日期不
短，

拚命到前綫把軍隊支援，
敵人在後方還不斷地扔炸
彈，
前綫上一定也得鬧翻了天，
大鳳子年輕沒多大的胆，
她真是冒着生死去支前，
死了我這條老命不要緊，
她有個好歹誰報仇冤，
蔣賊呀你真正殺人眨眼，
來進攻解放區實在兇殘，

我們一把血來一把汗把地耕
種，

有好多黑豆子還沒割完，
這滿地黃豆棵多麼好看，
由根到梢一色鮮，

一掛連一掛一串連一串，
飽咕咕的黃角子把豆秸都墜
彎，

好莊稼不讓我們收割整天擾
亂，

更談不到安居樂業得吃得
穿。

薛陸氏想起仇恨忽然轉念，
大鳳子上前綫正是當然，
要你也胆小我也怕危險，
誰來替受苦人報仇冤，
坐在家裏誰敢說保險，
這是我怕前怕後胡打算盤，
暗叫道大閨女你在前綫要好
好幹，

你要記住咱家的仇和冤，
她前思念來後思念，
只氣得咯吱吱的咬牙關，

七月子聽了媽說的話裏有話，趕忙在地上一滾，滾到娘的
跟前，趴到她懷裏，一把抱住娘脖子說：「媽！快趴下，下來
了，你看、你看，屁股上冒烟啦！」

薛陸氏抽抽鼻涕，在七月子臉上揩揩灰土，拉住七月子的

孫在濤倚財仗勢行兇險，

又霸女來又欺男，

我男人被他害死真正可嘆，
霸佔去我家田地房屋十三
年，

共產黨幫着我奪回財產，
才有吃有穿得到今天。

如今我男人被害之仇還沒跟
他清算，

舊恨未消仇未報，孫在濤又
想把家還，

吃人狗如果回家轉，

我一家人想活比登天難。

她想到這裏如呆如痴滿頭冷
汗，

不由得心神恍惚瘋瘋顛顛，
她忘記了空中還有飛機轉，
挺身站起把話言：

「七月子你快到我跟前站一
站，

媽有句話兒對你談，

你千萬別把媽媽怨，

這些話我瞞了你們多少年。」

手，指着天上的飛機說：「乖乖，你現在已經長到十七歲了，要知道你在媽媽肚裏就沒爸爸，你是苦命，眼下咱娘兒們的苦罪，又要到頭上了！……」七月子說：「媽！有什麼話，趕快說吧！」

薛陸氏嘴癢了很久，眼圈一紅，扭過頭，指着後面黑洞洞的樹圩子說：「乖乖，這圩子裏瓦房，都是窮人一滴汗一滴血蓋的，它就是活人塘，你爸爸就死在那裏。」她把當年自己的丈夫被害之事，都翻騰起來，娘兒倆就哭起來了。

第 三 回

天空的敵機不住的轉，
薛陸氏又仇又恨又心酸，
薛陸氏哭得淚如雨點，
叫一聲：「乖乖！媽媽我的
心肝，

順着我的手向圩子裏看，
上好房舍那是多少間，
清堂瓦室挺大的一片，
都是漢白玉相襯水磨方磚，
修蓋時總得花成千成萬，
要知道那都是窮人的血汗
錢，

人人看見提心弔胆，

才把這『活人塘』三字到處
流傳，

你的爸爸就死在那裏面，
咱娘兒們不容易熬到這一天。」

七月子聽到爸爸死的可憐，
她的心中好似刀子剗，
依我說你再不要提這一件，
倒免的兒聽到此事胆戰心
寒，

一行說着淚流滿面，
趴在那娘懷裏不發一言。

、七月子最怕的是媽媽提起爸爸的死來，當她第一次聽說的時候，就整整的哭了一天，大鳳子也哭，媽媽也陪着她們哭了一天，以後想起來就吃不下飯去。第一次說這話的時候，還是在二年以前，她們母女三個住在三河南一個村子裏。原來薛陸

氏的老家就住在新河集，因為惡霸地主孫在濤，要逼她做一個小老婆，萬般無奈她們才拚死命偷空子逃出去的，住到三河南那一個村裏。那時候她最怕的是孫在濤打聽着她的下落，自然跟孩子們就不敢談出很底細的話，一方面怕她們人小心窄，知道爸爸死得那樣苦，大哭小叫；另一方面，沒有不透風的牆，萬一讓外人知道了，一傳十，十傳百，風聲傳遠了，就要惹出禍來。這樣，就不如把仇恨放在心裏，把痛苦裝在肚裏，等待機會一到再報仇雪恥。一直等到了一九四四年，新河集減租的時候，街坊沈二爹才把她們母女接回來。

那時候農會召集受苦的人們倒苦水，薛陸氏才跟兩個女兒說：「媽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呵！」兩個孩子問起原由，她說：「提起咱家的苦來呀，真把我憋死了！」

提起咱家的冤枉事，	他家有二十多頃地，
憋的我渾身打顫顫，	上好的房舍夠四五百間，
再苦也沒有咱家苦，	進大門聽不盡雞鳴亂叫，
都是那惡霸孫在濤他害的	騾馬成羣槽上拴，五色俱
咱。	全，
他在新河集上無人敢惹，	有十來個毛驢大的看家狗，
真如同吃人的野狗一般。	叫一聲嗷嗷響都好似老虎下
聽說他爺爺叫孫廣太，	了山，
他的父親叫孫錫川。	開着木廠還有板店，
孫錫川在清朝中過武舉，	生意興隆貨積如山，
說起他的威風勝似縣官，	方圓百兒八十里，
孫在濤他是新河集的董事，	財主中數他最有錢，
比起那孫錫川還要兇殘，	有四個武教師看家護院，
他做過鄉長橫行鄉里，	都是槍刀純熟又會打拳，
出口氣嚇得人心驚胆寒。	狗腿子們說話就瞪眼，

狐假虎威狼狽爲奸，
他們專門在新河集欺侮老百姓，
霸佔房屋掠奪莊田，
看誰家的女人長得好看，
拉在他的家中就要強姦，
人家要是說個不字，

弔在二梁就打皮鞭，
受了各種非刑還不算，
想離開他家還得花錢，
薛陸氏咬牙切齒往下講，
七月子急得紅了眼圈，
離開娘懷挺身站，
面向母親問根源。

七月子聽她媽咬牙切齒的講到這裏，急得一頭蹦起來，說：「媽！爸也是被他搶去的嗎？」

薛陸氏拉起破藍布的袂襖角，拭拭眼淚，掉回頭說：「乖乖，咱們跟孫在濤仇深似海呀！你爸爸正是被孫在濤害死的！」

薛陸氏一行說話一行淚，	好不好就利落利錢拿地還，
叫一聲女兒細聽根源，	算盤子兒一響誰不傻眼，
你往這新河集週圍看一看，	孫在濤光要地沒出過一個
這夠有多少黑土田，	錢。
都是孫在濤佔得人家的地，	當中間有咱家十二畝黑土
誰不是敢怒不敢言，	地，
孫在濤放賬利錢大，	說起來是新河集上好的田，
對了月就得本利雙還，	這田地是你老太爺親手買，
窮人們到時候要是還不起，	孫在濤見地好起惡意眼發
他就要利錢滾利錢，	饞，
誰還得起這樣驢打滾的賬，	你爸爸他就爲這一塊地，
滾來滾去更沒法還，	被孫在濤害死的真可憐！
他拔鍋鎖門是家常便飯，	

薛陸氏講到這裏，七月子問道：「媽，咱們不是從三河南來的嗎？怎麼這新河集就會有咱們十二畝好地呢？」薛陸氏說：「咱原來也是新河集的人。咱薛家是鍋碗一担挑到新河集

的，在這裏落了戶，靠兩隻手做活，早起晚睡，熬星星熬月亮，省吃儉用，餓腸刮肚的，買了這幾畝田，到你爸爸手裏，咱家也使上牛，買上車了，日子過得就睜開眼了。」

七月子隨口問：「媽！咱們家也不窮呀？後來爲什麼搬走了？」

薛陸氏說：「孩子，提起來真苦死咱一家了！」

孫在濤狼心狗肺太野蠻，	一貫的買地不願意出錢，
他想上了我家這塊十二畝	咱家也不欠他的賬，
田，	他沒法利錢落利錢，
不光地好離村也近，	他這就要起意害死你的父，
又站在他家田地正中間，	拆去我家房屋佔去咱家的
東西南北儘是他的地，	田，
當中間有咱們的地他嫌麻	他想把咱一家人活活害死，
煩，	人死家滅再不能伸冤。

吃人賊向來貪得無厭，

七月子聽到這裏盯住了娘的嘴看了半天：「媽呀！孫在濤心眼這麼毒，那我們怎又活了呢？」

薛陸氏說：「他千方百計把	家把飯餐，
我們害，	來了個殺千刀的張學海，
乖乖呀他行兇就在民國十八	這個人給孫在濤當差好幾
年，	年，
那年的年景倒很好，	一說話就三瞪眼，
九月裏地裏的豆子還沒割	張口罵舉手打時常跟人耍野
完，	蠻。
你爸爸他去田裏割黃豆，	手裏拿着盒子槍，
天到晌午把家還，	黑黃不說就動野蠻，
推着小車往回奔，	不容說理不容分辯，
把豆子放在場上抽了袋烟到	立刻把你爸爸用繩拴，

皂白不分就抓了他走，

（過口白）『媽！好好的被他抓去嗎？』

媽媽我在家裏正餵你大姐吃

飯，

嚇得我立時辨不出北和南，

扔下你大姐往外趕，

三歲的孩子哪能不叫喚急得

她抓炕沿，

我一直趨到門口大路，

拚命的抱住張學海央求了好

半天，

我說：孩她爸忠厚老實誰不

知曉，

要把他帶走可爲哪般？

張學海惡鬼把眼一瞪，

惡狠狠一脚踢了我個面

朝

天，

媽媽我立刻死過去，

你們看他做事欺天不欺

天？！』

看他們做事夠多麼欺天？！

七月子越聽越呆伸手在媽媽

懷裏摸了一把，「媽媽就

踢的你這一塊嗎？」

薛陸氏說：「多虧你沈二爹跑

來的快，

把媽我喚醒待了有半天，

你爸爸已經不見面，

到晚上來了送信的大哥周步

權，

說你爸爸被孫在濤吊在大廳

上，

活活在那裏挨皮鞭，

死去活來好幾次，

硬賴你爸爸夜裏偷盜把他的

驢牽。

皮鞭打得渾身爛，

用鐵絲又把他的鼻子穿！」

七月子一聽到這話，眼睛嚇得直轉：「媽！那不疼嗎？快把驢子還他吧？」薛陸氏說：「傻閨女，哪塊兒有驢子啊，你爸爸走道一步一個腳印，吐唾沫砸坑兒，那是渾身上下沒有髒點的人，出世以來沒拿過人家一針一線，他怎敢太歲頭上動土，偷他家的驢子呢？這都是千刀剮萬刀剝，絕子絕孫的孫在濤作的壞點，他把街上的大烟鬼子周運奎弄通了，一口咬住你爸爸跟他合夥偷的，常說蛇咬一口，入骨三分，賊咬一口，跳